

南湖头条

刘同俊

# 写于寒露



今晚是寒露,我忽然思念起第二故乡商丘;思念起了商丘应天府的街巷,睢阳古城的砖瓦建筑,黄河故道的秋天,还有那里的人。

沿着睢阳区平坦的威海路前行,过一座小小的石桥,便走进了历史的深处。街巷越来越窄,秋天的荒草在阁楼的红顶上舞动;这里是曾经的应天府,宋代历史上称之为南京;这里是南宋开国皇帝赵构的陪都,是靖康之战后宋朝人短暂的灵魂家园;但是,好景不长,金兵很快跟进;风雨飘摇的赵宋王朝被迫旋即迁都至临安,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。

而就是这短暂的一笔使商丘显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,同时也是一种悲壮感。据传,金人在商丘烧杀抢掠,使这座古城满目疮

痍。今天的应天府仍旧保留了当年的街巷,黑木的楼梯,红木的圆柱,古色古香。夹街的楼阁飞檐翘角,勾连在一起。人行其中,有一种逼仄的感觉。由此推断,当年赵宋皇帝修建南京的时候,是何等仓皇和低调。曾经的世界大都市东京开封早已是野蛮人的天下,与偏安于东隅的商丘形成了何等的比照?

走进这条宅街,我的心情很沉重。我想起了历史更替给百姓造成的伤害,想起了这个诞生了燧人氏、老庄和侯方域的古城所经历的浩瀚卷帙的历史洗礼。但历史终究是历史,现实中就是现实。在应天古街的街心,满是忙碌的商贩,这里是旧货市场;到处是叫卖声,是喧嚣的人群,也有我这样一个外来人;街巷并不长,弯弯曲曲,直通到睢阳古城。

古城在睢阳区的外围,这里的城砖各有历史的分量;就像是恐龙灭亡前后的9个纪一样,有秦砖汉瓦,有唐宋城墙,有元明清的碎片,也有近代以来修补的城垣。然而,历史上最著名的睢阳城当属隋唐时代。

汉代的梁孝王在此拱卫京畿;唐中期的大将张巡、许远曾在此扼守江淮要冲,配合李光弼等平定安史之乱,恢复李唐江山。今天的睢阳古城是不是梁孝王的城池,我是不了解的;然而,今天商丘梁园区的确来源于汉梁孝王的封号。睢阳城确是二将的守城之地,这在《新唐书》中是有记载的。757年,张巡率军在此抵挡安史叛军的侵袭,在内无衣食、外无援军的绝境中壮烈殉国,副将许远也战死。为了纪念二将,商丘人在此地建有张巡祠,并为二将塑像。穿过古城的门楼,战争的嘶喊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,南湖的湖水似乎还流淌着烈士的鲜血,散发着国殇的气息。

秋天的睢阳,南湖水拍打着古城的湖堤;脱落的青砖,浸润了苔藓的潮气;风蚀的垛口,秽土斑驳;高耸的瞭望哨,依然显示出了这里曾经的巍峨和辉煌;墙头草,在大风中无边无际的飘摇;历史,沉舟侧畔,在这里激荡起岁月无尽的回音,站立成一道气壮山河的丰碑。

与应天府、睢阳城相呼应的是黄河故道,改道于近代。古代的黄河原本穿过商丘,而改道之后,商丘就不再有水浩荡的景观了。余下的黄泛区却形成了一片由湿地沼泽、平原森林组成,四季鸟语花香的区域,使人流连忘返。沿着百里黄河故道环行,迎面扑来雪梨的芬芳,渔舟在泛黄的梨海中穿行,渔歌在鱼鹰的欢叫声里漫卷,西天的火烧云染红了故道的每一寸土地和河流;每当思念起商丘,故道就会在脑海浮现。

与其说思念商丘是在回忆和惦念风景,倒不如说是思念那群在我人生最好岁月里与我三载同窗的各位同学,那里有恋恋风尘,有豆蔻年华,有健步如飞,有似水歌谣,那里更有一辈子的师院情结。

怀旧悠思

钱云飞

## “天一阁”随想



在我启蒙读私塾时,族长钱道三老师曾与我大白话提及到过,明代浙江钱氏出了一位“书痴”姑娘,名叫钱绣云。还巧遇乡里,且青梅竹马的范府公子名钦,因书有缘。其夫妻二人同嗜书如命而传为美谈。时至晚年,余书房中又增添《辞海》宝书,有一次不经意的扫视到“天一阁”的条目,甲午7月17日又偶尔从央台四套“远方的家”栏目中浮光掠影的耳闻目睹到了“天一阁”的光辉形象,十分惊喜,一时间,真让老朽不知所措。这原来是清华大学在读而又与天一阁结缘的学生,并随带记者特经上方批准后,前往采访“天一阁”的,于是“天一阁”才得一人世人间。

“天一阁”,又称“宝书阁”。源于《周易》中的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之句涵,切意合拍而得名。为浙江鄞里范钦的藏书阁。范钦字尧卿,号东明,嘉靖进士,官至兵部右侍郎。嘉靖末,1561年此阁首建于宁波府内,后徙于风景旖旎的月湖西,占地2.6万平方米,已有450余年的天一阁保护完好至今。阁楼为古朴斗拱形木质二层硬山顶建筑物,通高8.5米,阁联为“风雨天一阁,藏尽天下书”。为现存最早古代第一私家藏书楼,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私家藏书的第三家之一。原藏书7万余卷,后多失散。至1949年尚存16万余卷(后访归3000余卷)。其中明代地方志及科举史料尤称要籍。清乾隆帝六下江南时,也曾多次登楼借阅过书卷。1984年该阁匾额“天一阁”由郭沫若先生题书,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阁内现存珍贵宝书聚增至60万卷。2011年12月31日此阁对外开放和供外客旅游观光。

“天一阁”的问世,与范钦的夫人、久已被称为“书痴”的钱氏秀女绣云休戚相关。因为范公子自幼习文,十年寒窗,一举成名,于是他诚意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闺门,曾形影相随的读书不辍。因为其夫人读书如痴,并能善举精读和泛读之区别,贵在中意。于是邹大人专心买了许多书,千册万卷,府内已积书如山。随着范钦的官职不断晋升,身务冗忙,他已感到自己读书力不从心,日渐与其恩爱夫人感情有疏,于是范大人久已虚堂悬镜,竟毅然弃官从书,并首选于圣贤之地筹建了一座私家藏书楼,要与“书痴”偕老百年,读书如好。由于钱绣云清身便体、秀外慧中,更能知书达理,谨守母仪,三从四德,凡她所读的书都是有专人送至书房的,自“天一阁”竣工之日起,到后来她一直未曾登过藏书阁半步。蓄意也就在令“天一阁”至高无上,神灵保佑。范大人去世后,此楼的管理森严,于是其后人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。每逢规定之日期开门入楼时,必由各个时期族人公推的掌门人来执行方可实施。为避免“天一阁”的书卷遭受日暴,于是特将其楼门朝南开。为了让“天一阁”安全消防兼供人观赏,于是在大门前还特设了一道隔离墙和碧水池,今天的“天一阁”正休声美誉,光彩照人。范氏后裔创业守成,功垂千秋的奉献精神,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。

往事如烟

潘新日

# 庭深草木香

记忆永远是一条软如细水的小河,清亮的河湾里,总有一片自己的领地,美好着。

躺在发黄的竹椅上,耳边回荡着父亲喋喋不休的教诲,看他端着镶满茶垢的洋瓷缸呷茶,嘴里吐着长长的烟圈,已无心看书,心早被拍打着阳光的蝴蝶带走,越过院墙,越过开满鲜花的果树,落在绿草之上,那里,小伙伴们玩得正欢。

多年以后,带着孩子,陪老父在院子里聊天,或者在廊檐下听雨,看肆掠的秋风吹落叶,让那些曾经傲然枣树、洋槐、柿子、棠棣畅然地脱下枯叶,打着旋,枯蝶般飞走了,我和父亲都愣着神,这破落的院子,风中的每一样味道,都透着乡村的滋味,却又是旧的场景,夹着泥土的清新和草木的气息,还有老父亲熟悉能咳嗽声……

有句话叫老黄花儿瘦,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,偌大的院子,没有了激情和活力,两位老人固守着它,也不孤寂,是因为有了这些树,这些挂果的树,还有青绿的香菜,水灵的萝卜,细弱的香葱。再旧的家,只消于泥土里生出几朵各色杂花,院子就立马生动起来,难怪老人总是唠叨,永远的乡下只消眼睛里惹上这些颜色,心上一定会生出许多愉悦来,带着泥土般亲切的感觉,为这些花,为这些抵达乡村的香味,在心底,流淌着阳光一般暖意,还有亲情里那最弱的一份感动。

很多时候,当我迷恋草木乡下的花草树木之时,我清楚,我热爱它们,所有的瓜果李桃,野花野草,都是清新的,我会原谅院子里鸡鸭鹅,收容蛙鸣和虫琴,也会热恋院子周围的土著们,欣赏许多的花开,还有绿叶间的采花者,振动翅膀打乱了每一朵花的开放,为这个破旧的院落平添了灵气,徒增了诗意。

我一直不明白远在乡下的父母如何会



珍爱这些万千花草,本是农人,钟爱的应该是田里的庄稼和园子里的蔬菜瓜果,而他们却养得花心,让万芳芬芳出奇地娇艳,把整个院落浸在花的芳香和绿树的浓荫里。

在众多的花木之中,我尤喜欢墙外的黄月季,父亲最喜欢的花,也是我的最爱。当然是与它恍若人世的命运有关,这百花之中的多变仙子,用生命的不同季节诠释了人生的沉浮,好玩得很。这种花,初天时叫做黄色玫瑰,慢慢的,随着花瓣的展开,便露出了月季的真身,久之,又褪去本色,耀眼的黄隐入天地,变成了纯洁的白,我的诧异不在于花的蜕变,而在于父亲,一个乡下种田的老头,竟然有和伟大的作家马尔克斯同样的最爱,原来,花的世界里,审美是不分身份的。

乡村的老院落是褪尽浮华的智者,总会有一簇簇月季花赶趟儿地开着。

瘦竹也开始蔓延,这个沉寂在老院落的方士,根连着根,一棵挨着一棵,一大簇、一大簇地拥到一起,每一棵都拼命地拔节往上蹿,一低头就碰到了另一棵,就是一棵棵瘦小的竹直起腰身,连成了竹园。

勋章菊,一枚极像勋章的花,每一朵花

瓣都极其对称,花蕊颜色深浓,颜色逐渐向外缘淡化,层次感极强,母亲叫它勋章花,抑或野花、阳光花。它的头顶上,还举着一枚枚勋章,能不喜欢么?

白晶菊就不用提了,开起花来密密匝匝的,自顾年复一年,不停地生长,不停地开,相互拥挤着,形成自己的风景。

乡下的阳光是最明媚的,旧院落在于头的照耀下逐渐苍老,如父亲、母亲般亲切,院墙外是菜园,丝瓜和梅豆一架一架地爬满枝头,地里常年有吃不完的时蔬,母亲总不忘在田边地头种上葵花,一排一排的列着队,金色的盘子,和太阳一起行走,昂着灿烂的脸,我知道,它们是父母的队伍,一排整齐的阳光扎下根,长出杆,开出花,结满籽,阳光的味道,好闻。

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这句诗既可以形容我们家的旧院落,也可形容我年事已高的父母。在父亲躺着的发红的竹子靠背椅旁,我端来一把旧藤椅,靠坐在他旁边,看他掩卷睡去,花白的胡须和头发成了我心中的老人花,阳光温暖着庭院,温暖着鸟声,温暖着草木香和茶桌上清新的茶,绿色在茶杯里化成水。